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七十八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紀行二首

適晉紀行

隆慶己巳冬余遯山西按察使其明年之二月乞放
歸田里不許至六月期限已逾會老母病良已始決
策治行十九日五鼓乘月出西關同鄉諸公及兵叅
湯公守馮公衛使馬君各有餞徐丈敦復別為詩後
醉偃息從弟世望舟中事以抵崑山入辭王令出西

關王令來報謁尋許文從龍擊舟以祖張文忠巨首
丈綸顧文章志族孫鴻臚定鼎在焉痛飲至真義始
別二十日晨抵閬門入會同年方伯凌君雲翼時凌
新移疾歸問訊北方事頗悉幾成子猷之棒入辭郡
守李公復別史氏老姑時方有蘭溪丈感雪涕而出
未刻出閬門熱甚就里人黃生及定鼎餞覓輕舸虎
丘縱步生公石千頃雲小飲塔下從孫進士周紹具
舟從二鼓別醉卧楓橋艫中月滿載矣廿一日已抵
許墅李戶部薦佳來訪故浙屬令也暝抵無錫風聞
有二士大夫以非義要者解維去之廿二日已抵常

州即發廿三日夜半距丹陽七里水淺甚為群舟所
壅廿四日黎明始達暮抵鎮江時世望第與戚友數
輩相送依依不忍捨會久暑憊甚當捨舟而陸意畏
之乃計以為治裝者停小時作金焦游廿五日早與
胡守維新會守慷慨持論議斬然談久之始別呼舟
舞逆風破浪而東舷側數就水興發不可已亭午抵
焦山數子已在僧具蔬食欣然為之一飯少間出所
攜酒飲飛觴至數十不醉蓋余游茲山者再矣登絕
頂謁焦先生祠縱步幽閭探瘞鶴銘讀之山之勝幾
窮至是以暑故絕不復他往酒行至暮輒大眠度四

鼓月出起呼酒之山門小坐時風尚厲松聲怒發嶒
岉颯颯若乳濤濤復怒來擊石與相應即不敢稱鉤
天秦王獻俘太廟時浴鐵三萬前後部鼓吹想當爾
也缺月松頂娟娟湛湛時復媚人四望連山蒼翠出
沒俄震方啟白顧見群星時失其一月魄亦漸薄又
之東南一線深紅隱起雲物射之皆成五色其受光
以遠近為濃淡倏忽萬態深紅益高變為黃金數千
道芒刺射眼所謂虹旌澤旗繽紛導擁恍忽若有之
日灩灩徐上大可圍十餘丈色正黃搖動若鎔金在
冶舍第輩咸大譁謂奇絕浮白無算辰刻命飯畢揚

帆抵金山頃刻而度候所攜酒未至振步江天閣登
妙高臺長嘯四望令人有狹宇宙凌天表意酒至改
席一小閣劇飲懽甚尋呼巨黿出食之黿體兼數席
色純綠如玉可鑑薄暮始復歸京口小憩舟所二十
七日黎明與諸友別出京口便風揚帆抵瓜洲日始
出大約如昨而雲物光彩半之遂登陸亭午至儀真
縣遇巡鹽李御史學詩於關外遇廣東許僉事子遠
於天寧寺復聞朝事一二相與汎瀾太息久之儀真
城大而居民少緩急不易守出西關時久旱稻禾俱
枯槁生意慘悴為之邑邑抵六合縣街鼓動矣六合

小無城然衢市頗寬整有長橋不甚高而室其左右
亦壯廿八日五鼓早涼發午飯於舖舍日在映抵滁
太僕卿殷公邁來訪尋往謁謝寺前對瑯琊諸山而
左右清渠被以芙蓉宛然一西湖觀也停輿小憇既
想歐陽永叔王伯安之遺風還訪邵叅議應麟為小
酌邵故越中僚也以右叅政左叅於河南亦新例也
是夕風大作不甚熱廿九日黎明出滁則皆山行矣
渡清流關頗峻惡宋藝祖手劒擊皇甫暉中腦處暉
不乘險守而輕出戰自薄危地宿將梟雄目故無藝
祖耳所謂舊首也已飯大柳驛未飯池河驛街市整

肅有一都司駐劄蓋要害地也晚抵紅心驛是日風大作無煩暑氣山始小降為陂陀矣三十日五鼓發無風而涼已抵濠梁驛候夫久之始渡淮為莊惠觀魚處襍襪作俗吏風塵間雖非魚要知我之不如魚樂矣午後大熱申刻抵王庄驛宿民家熱稍解初一日早發辰飯固鎮驛固鎮有河通漕道頗雄饒時南京尚寶孫公鑰以進千秋表先至與談少頃遜余前孫公

先朝所稱直臣也午飯大店驛迫暝抵宿州昨陽驛初二日早發陰而涼午飯百善道驛又二十里為河

南界矣雨漸作驟巨驟細衣袂為沾濕然以久旱故殊快之蓋渡淮而北其地高多種禾黍豆菽甚穰而雨或時至不若淮南之龜圻也回首望東南天末頗陰翳不知吾鄉如何薄晚抵永城令左思明耀州人也繕城郭通溝洫增郵舍橋道事舉而民不告勞歷幾乎有為者初三日四鼓發涼甚辰末飯會亭驛午飯石榴古驛薄暮抵歸德為商丘驛郡城殊堅麗吾鄉章中丞煥所築也聞章得謗以此令人茫然慨任事之不易守羅君大珙來訪時余舊僚李君嵩家居十二年矣詢之人尚無恙喜甚即往訪解帶小飲李

云正月得公報囑郵吏物色公矣而竟為吏所誤非公來幾失公相與談往事問故舊不勝歔歔李髮雖加白而貌甚腴已出其子言恭見記余在齊日李為言有子元素楊太史字之曰繪工而乞余為序余笑謂用脩戲若耳謂而兒繪工也李默不自得云乃知改今名矣甚肅而辨能誦余詩至數十首劇飲分韻得闌字夜分別初四日辨色發二十里為舊黃河彌望皆芙蕖居人云東西可五十里初日照映光彩灑灑欲滴不知謝監詩可得當否微風發清芬涼氣透鼻摘蓮子帶露啖之溢齒甘鮮轉令入憶江南耳自

歸德而西夾道垂柳濃綠交蔭儲然忘暑逆旅中一
佳境也為戒關字韻語并得二章一贈李一贈言恭
已飯寧陵縣令宗倫來謁未抵睢州守陶梓來謁遂
止宿守絳州之余意或故恭介公琰後也問之果爾
四鼓發有所避以來陽道黎明大風雨趨旁舍小憩
晴乃發百里抵來陽日過表矣又三十里渡黃河宿
公館傍有大禹廟甚宏壯初六日四更發道迂而濶
已飯封丘又四十里飯延津又七十里抵新鄉縣馬
頭湛湛新月欲墮殊不勝情就枕已三更矣新
鄉亦巖邑也初七日黎明發自新鄉而西北禾黍復

豐茂已飲獲嘉縣漢武帝獲南越呂嘉以其是日捷
至遂名今南粵方用兵安得一飛捷書使明光動色
耶午後抵脩武漢高帝奪張耳韓信兵處也信雄武
多智然一為帝詐而奪趙兵再為帝詐而奪齊兵一
給而失國再給而失族何也信篤於信高帝謂不我
負乃耳然此正所謂天授非人力也是日欲作書家
弟且以七夕故止宿初八日五鼓發寧郭驛三十里
抵清化鎮山西之治器集馬渡清河田禾益茂嘉樹
滂鬱居人引泉水為長溝以灌有水碓水磨之屬未
飯萬善驛四傍栽白楊蕭蕭悲風殊益人旅愴乃知

少府齋中之不易也自是始入太行亦不甚險惡昇
夫魚貫而上久之以為絕頂矣乃復有山障之愈上
愈不窮至碗子城為豫并界兩山相對數十百丈巨
壑陟絕無底中為嶺道石梁如玉雪又復數嶺回顧
中原愴怳無盡平楚鬱鬱紛吐蒼翠日色與雲氣爭
長俄而雨繚數十里中亘其半狂風驟發萬竅怒號
食頃雨亦隨至誦唐人三晉河山皆北向二儀風雨
自東來語宛然若畫為小憩民居久之以迫暝強發
上下峻坂泥滑馬足鑿落與人趾錯先後甚窘抵星
輅驛初鼓盡矣是夕涼甚五鼓不成寐初九日黎明

冒雨發道有古祠刻石崖表曰孔子迴車處按趙緄
鳴犢孔子臨河而返此去河遠蓋傳會語也況寧益
甚未抵澤州飯太行驛道始平得一小舒暝抵樵村
驛復小雨夜涼如前夕黎明復冒雨後辰飯高平午
後飯長平驛即秦白起坑趙卒四十萬人處也問居
人不能指其所築云傍村人鋤地尚得銅鏃如綠玉
按自此而北為長子以至晉陽皆趙地趙既築甬道
秦何以得絕之趙卒四十萬人為二萬五千騎中斷
不能併力合而為一又不能選五萬精卒擊秦絕甬
之軍即糧盡絕當以死盡士心決聞猶可庶幾萬一

因循至於饑相食十十五五不能軍而始出罷士身
博或不亦晚乎且秦王尚自至河內發男子十五以
上絕甬而趙王不能發晉陽邯鄲未傳者與之甬何
秦之巧而趙之拙也前後四十五萬人命馮平治之
而成之者平原君馬服君子耳過長平為丹嶺復上
下險阻可三十里而稍平復復小雨抵長子縣趙襄
子所不欲走地也即險當亦不如晉陽毋論壘絲也
十一日五鼓發會潞安王守宮用來謁少止午飯余
吾驛復陟高嶺至數重四望皆山雲日映帶如萬玉
雉疊嶂高低作銀海衝濤決排狀已黑雲從東南至

大雨驟降道路幾絕嶮峻輕輿中下見數足蹣跚旁
皆絕壑乃知浮滄海帆長江車太行道以危身借快
月不易也薄暝渡漳河宿禡亭驛十二日凌晨發午
飯沁州又四十里小憩舖舍大雨忽復作轉入深谷
中兩旁皆峭壁中通澗道雨益甚飛瀑爭懸崖而下
聲如轟雷又似蒼虬吐鬚鬣欲搏人車馬濺濕澗道
水暴發昇夫股栗計別取高嶺箭括一門十步九退
時時行絕磴間陽壁直上不可捫陰壑數十百丈大
約如蜀中左擔山而高下陡急不可狀壁間飛流時
時絕道竭力爭而度久之抵一舖且暝矣衆前白更

十五里為西塘河驟漲不易涉也顧視舖室皆已傾
無所不受雨而民居僅土穴數家不能容幸雨小霽
乃決笑棄行李挾其人使佐舁束燎而前凡數渡水
始抵西塘河河流砰湃嶒嶸若擊數千金鉦洶湧衝
突目不可正視麾導騎試之馬足雖陵兢然不能踰
腹因賈舁者勇亂流謹呼擁而渡相慶且脫險矣行
里許復逶迤攀高嶺其峻陜倪前更倍雨復奇作束
燎皆滅舁夫固衆然不能以左右輔輿第號呼舁者
使自力而已勉上輒前踣下輒後踣跬武蘼粉度不
可卻奮而行又里許道差寬而權店驛候火亦至稍